

鶴

林

集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朱起鳳

膳錄監生臣陳遂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七

宋吳泳撰

奏疏

論郡縣人心疏

臣聞自昔仁明之君撫馭方夏莫不以郡縣為根本以人心為保障郡縣充實則富藏於下而國家得以奠安人心攜離則利專於上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以自固矣故善理州縣者必惜州縣之力而善結人心者尤不

可失匹夫匹婦之心秦人之亡非豪傑也所以感秦之
亡者州縣長吏也漢末之亂非寇盜也所以名漢之亂
者郡邑錢貨也唐中世之變非涇原戍卒也所以捨唐
之變者間架墊陌等法也今之州縣殘敝亦甚矣陛下
仁聖非不愛民而民生益薄未免有失職不贍之憂朝
廷寬大未嘗增賦而吏道益苛未免有營私煩擾之弊
稅而倍納則橫賦非經賦也苗有抑配則強糴非和糴
也措置浮鹽所以通有無也而揭措置之號以均敷則

人皆官鹽也戶皆丁錢也而措置適所以病民也稱提
積鏹所以權重輕也而昔號某州為殷富者今則為空
窮州矣昔稱某邑為壯大者今則為凋敝邑矣上戶折
為中戶中戶變為下戶胡不以前事觀之江西之寇捕
鹽激之也常山之盜捕牛激之也汀建之亂貪激之也
漢沔之兵潰吝激之也國家專倚人心以密基命此何
等徵象而小吏莫之恤大吏莫之省平居奉法循理號
為廉於己者則又折而營聚斂崇饋獻至有欲糜列郡

之財以覲收楮之賞風俗之胥化大可懼也天下之患
蓋有不在邊陲不在境外不在殘金強敵而深綿渺密
乃伏於智慮所不及之中只楮會一事若非捐朝廷之
力出內帑之金多方有以收之而其干賞蹈利之輩巧
思截出勿顧大體又不嚴行禁止則人心一散不可復
收立足以煽亂風而虜亡脉矣進言者例曰精選守令
然朝廷未嘗不精選也必曰嚴擇監史然朝廷未嘗不
嚴擇也而吏習猶恬民生益急者賞罰之不章明故也

陛下倘能擢其廉者三數人而厚漢世增秩之賞懲其
貪之最甚者一人以申嚴祖宗治賊吏之法明諭好惡
公行黜陟如立表以示人而使君子畏義小人畏法何
天下之不可治哉孝宗皇帝嘗諭輔臣曰朕念寇讐未
復宵旰不遑暇如苑中臺殿未嘗有所增益率用竹沓
以護風雨何其儉也至議張師顏之罰則曰師顏有一
道之寄却公然以魚蠹作苞苴可特降一官如或不悛
重寘典憲又何其嚴也夫竹沓庶民之所常用者也而

上不嫌於簡陋魚蠹海物之至微者也而下必寘之重
憲蓋謂約已者所以阜安四海而清罰者所以照臨百
官乾淳之風高矣哉臣願陛下始終以孝宗為法天下
幸甚取進止

論保淮事宜疏

臣去年八月辛卯輪當陛對嘗奏機會不可僥倖之說
繼於今年三月壬子復進真宗皇帝十九年不言兵故
事四月辛巳集議都堂又條具謹固吾圉事宜大抵皆

為用兵設也恭惟皇帝陛下以兼覆為仁以不殺為武
轉回開拓之意嚮歛就平實之規模將帥之債軍者易
其地偏裨之退衄者降其秩天下蓋已忻喜詠蹈咸知
陛下克己就義之勇而臣職在西省日書降命畫黃固
於既往之事無庸議也然每竊歎古今議論之士捷報
方張則常有掃平梁許之言警書遽至則尋有還保長
江之議議掃平者無田甫田之詩也議還保者感國百
里之詩也二者皆非也保淮為不可勝之計豈非今日

第一議乎今日之淮非昔日之淮也自開禧之兵釁一動資實燬棄而淮之積貯空自盱楚之賊黨逋誅科役繁興而淮之財力空自河洛之義旗一舉丁夫轉運而淮之民人戶版空淮吾之保障也而所恃如此脫有一騎落於河濱豈不貽宵旰之憂哉臣謬謂保淮之策莫先於裕民力莫急於收軍心所謂以民力保淮者非設濡須之險閘潁口之衝據山城之要宅水寨之沃保龍泉陂田之利以為守也蓋邊民累遭科擾幾不聊生今

歲調夫竭力辦裝以應河南之役父行子哭夫行妻哭
者在在皆是似聞桐城之夫科者萬五千人舒城之夫
死者不下數百衆間有大家巨室畏夫運之苦內徙過
江者以臣所知尚且如此則其他可想而見如此厲民
責之効死勿去難矣哉昔我孝宗皇帝軫念淮民不異
畿甸無歲不寬租無時不戒吏雖桑株馬草木炭之屬
皆不許科配其所以軫念斯民者蓋不以為繭絲而以
為保障也今邊境暫寧歲事差稔流徙之民漸復歸業

為之上者節其力而不盡田租之當蠲者蠲之軍需之當緩者緩之使人無離心戶有固志暇則負耒而耕警則荷戈而戰吾封境之內自隱然有敵國之重矣所謂以軍心保淮者非恃寧淮之衆藉武定之強倚制勇之悍靠遊奕之精銳耀雄關飛虎之技擊以為勝也蓋近年以來平峒寇平楚賊奮不顧身出萬死一生之中而功績屢升賞典不懋臣曩攝司封每見有軍前上功者制司保明申上朝廷行下覆實展轉因循動經歲月率

付之悠悠不下近者河南之後淮師又為先鋒揚義一
軍盡力鏖戰死亡頗多蓋有元兵追至虎牢關尚能奪
馬取牌而死者主將恥敗例不以聞戰死之人賞亦不
逮淮之士夫類能言之賞罰如此何以激勵其心而使
之勇於赴敵哉昔我孝宗皇帝撫卹淮兵不間宿衛有
材勇智力者每有激犒有武藝超越者悉加甄別將帥
在軍或有刻剝雖賣布搭息小事亦行密訪切責其所
以留意於淮兵者蓋欲使之內以固圍外以拒敵也今

強敵暫退藩籬淺薄曾經戰陣之人痛猶未定為主帥者所當弔死勞生字其孤遺而勿使之流離憫其勞苦而不煩以私役回生意于已枯鼓勇氣於已竭逮其志定氣飽持尺檄而調之雖寇騎千羣亦無所用矣或曰新復州軍未可輕棄也臣竊以為不然蓋天下之事固有緩急先後之序新復之地率多汙萊狐狸所號蘆葦相望經理亦未易言也若先其所緩後其所急荒吾自有之疆圉實彼不毛之土田譬如連城之壁價值百

倍反過而不問破釜墮甑殘缺已多而乃竭力經營夫
破釜墮甑吾家舊物固不可忘連城之壁吾家重寶尤
所當貴曷若先使淮堧有不可勝之備而後徐理中原
以俟不可失之機哉若夫方城漢河乃舊日唐鄧海泗
之地張浚黃中諸人之所不欲棄以為襄淮捍蔽者今
既歸我則宜命邊臣擇其首豪以守處其歸附以耕毋
重費吾財可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審度之取進止

論臣不用密啓疏